



根据杜鵬程同名小说改编

在和平的日子里

(话剧)

鲁侠 李诗谔 封恒山编剧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根据杜鵬程同名小說改編

在和平的日子里

(話 剧)

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西安

內 容 提 要

該劇是根据杜鵬程同志的同名小說改編的。劇作者以強烈的愛憎，形象地重現了寶成鐵路建設工地的勞動和鬥爭；描寫了人們心靈世界一場緊張、複雜、深刻的變化。劇本告訴人們：生活是一股激流，它鍛煉和成長了真正的戰士，也會捲走一些與新世界不能絕緣的個人主義者。

東風文藝出版社出版
(西安北大路109號)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4號
西安第二印刷廠印刷 陝西省新华書店發行

※

開本：787×1092 $\frac{1}{16}$ 32/2 $\frac{3}{16}$ 印張·58.800字

1959年11月第一版·1959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3,700 定價：(5)二角五分

統一書號：30147·4101

序 幕

【祖國的動脈——寶成鐵路通車的第三年，正是劉子青同志犧牲的三周年。嘉陵江畔一片秀麗。台中：幾圍粗的大槐樹好似人生的見證，倔強的站在江邊，旋疤滿身、枝葉茂盛；台左：是車站的身影；台右：塋坎上葬埋着為祖國建設事業獻出生命的烈士，高大的石碑上刻着：“劉子青同志之墓”。四周甕柏茁壯，呈現着旺盛的生命力。遠處：是雄偉、秀麗的秦嶺和大巴山脈，山巔間纏繞着幾朵白絲絲的瑞雲，給秦嶺和大巴山增添了光采。腳下：野花嫩草環抱着奇異的石头，搭眼一看，就知道當年這兒是英雄們乘涼和辯論問題的地方。

幕 啟：列車鳴着長笛通過橋梁、穿過山谷、急駛而去，奔向遠方……劉子青同志的墓前放着許多花圈；梁建拿着花束、心情沉重地上，他站在劉子青同志的墓前，腦海里浮起了往事：浮起了戰友閻興的形象……浮起了同洪水搏鬥的情景……浮起了劉子青的面孔……這時，梁建再也無法控制自己了，他那雙深陷的眼眶里，含滿了悲痛的眼淚，嘴唇微微的顫動着……

梁 建：小劉！我看你來了，知道嗎？小劉，在這短短的三年里，我每時每刻都在想念你。每當我想起你

的时候，我真想抱着你，把我在三年以前，在这里发生的事情，跟你好好的谈一谈。可是，我們已經分离了。小刘！我的好同志，你亲密的战友，你尊敬的老首长，曾經站在人生道路十字口上，犹豫徘徊的人，又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。他决心在社会主义建設澎湃的浪濤中洗掉身上遺留下来的污点。小刘，当我听到这里人們的优美幸福的歌声，看到伸延几千里的鐵路，就象是看到了你。小刘！你沒有离开我們，你还活着。……

秦玉合：（上、疑問地）同志，你是我們小刘的什么人？

梁 建：我是他的老战友。

秦玉合：（自語地）这不是梁队长嗎？啊！梁队长。

梁 建：老秦！

秦玉合：想不到在这里碰見你！

梁 建：老秦，真不敢認你啦，年輕了！

秦玉合：是啊！我参加工作了。梁队长，我捨不得离开这块地方，你們走了以后我沒回家，党把我安插在鉄路上当养路工人。你瞧：我这个滿身混抹着泥土的老农民，就这么当起了工人。幸运呀！幸运呀！梁队长，我去年已經入党啦！

梁 建：好啊！老秦，我恭喜你……

秦玉合：来，咱們坐在这当年乘凉开会的地方谈一谈。梁队长，自从你們走了以后，我是每时每刻都在想念着你們，象閻書記、你、老工程师、韋珍姑

娘。我是逢人就問訊，見人就打听呀，可是怎么也打听不着哇。后来，还是老闆来了一封信，当时，把我高兴的，連夜托人給他回了一封信，可就这么个功夫，他又不知道跑到那儿去啦。哎，忙呀！忙呀！建設共产主义到处都需要人呀！

梁 建：老秦，这次我坐火車跑在自己亲手修筑的鉄路上，真是有許許多多的感受呀！今天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了，在三年以前，我們的同志們流血流汗是为了什么，同时，我也真的看到了这条鉄路的偉大！

秦玉合：你說的一点也不錯。自从这条鉄路修成以后，有很多中国专家和外国专家，到咱們这儿来參觀。他們看完了这工程以后，都伸出了大姆指說：“好！”我每次听到这些贊揚，心里就有說不出来的高兴。我就象說書人一样，把同志們的汗馬功劳，一件一件地講給来来往往的人，講給后輩儿孙們，让它傳遍祖国的东南西北，一代一代的傳下去！

梁 建：（激动地）講吧！講吧！我的老朋友。希望你永远的講下去！講他們所走过的曲折路程，講他們那丰功偉績！讓所有的人都学习他們勤勤懇懇、积极工作、忠貞祖国、热爱人民的高尚品質。讓亿万人的力量汇成巨流，扫平一切高山峻岭！填滿一切陷井和壕沟。讓所有的地方都变成四通八

达的平坦大道；让所有的人們都順着那平坦的大道勇往直前。但是，也必須告訴人們：和平的日子，不是一个平凡的日子。它仍然是一座熾烈的熔炉，對我們、对每一个人，都將繼續进行着严格、无情的考驗与提煉！

秦玉合：（激动地）梁队长……你……

梁 建：（紧紧地握住秦的手）老秦，我帶着慚愧而又兴奋的心情来看看我們的小刘，从此，我便要重新走上战斗崗位上去了。老秦呀！讓我們回忆一下三年前的今天吧！把它展現在千千万万人的眼前……

〔梁、秦紧紧拥抱，列車鳴着笛声由近而远；灯光慢慢的暗下去，梁建同秦玉合的身影消失在暗幕中。〕

第一幕

第一場

〔三年之前，嘉陵江畔，景同序幕。右边塆坎上沒有烈士坟墓和石碑，長着小樹和伏倒的雜草；車站處是第九工程隊隊部辦公室的所在地。那兒油毛毡棚連成一片。路標指示着各種方向。槐樹上，石頭上，到處寫着“一切為了社會主義”、“要高山低頭！大江註路”、“趕到雨季前面去”、“爭取‘七一’接軌”等標語。

幕 启：拂曉的天邊，顯出了美麗的早霞。順着嘉陵江岸修的鐵路，要爭取在“七一”通車，人們忙得團團轉；各種機器的吼聲、隆隆的爆破聲、愉快的勞動歌聲，交織成一部優美的狂想曲。

〔趕早班的人川流不息，奔向工地。

〔李實從工地上回來，同從隊部出來的調度員相遇，互相招呼，李實進隊部；劉子青手提安全帽從工地上回來同唐克強相遇。

唐克強：小劉，你看見梁隊長沒有？

劉子青：什麼？

唐克強：看見梁隊長沒有？

劉子青：聲大點！聽不清。

唐克强：看見——梁——队——长——沒——有？

刘子青：在那边呢！

〔唐克强下，刘子青正要进队部，袁正喊着跑上。〕

袁 正：小刘，小刘！

刘子青：什么事？

袁 正：我們的工作已經完成啦。

刘子青：完成了？太好了。照你們这样干下去，不但可以保証“七一”接軌，而且还能提前！

袁 正：我們就是要提前嘛！

刘子青：好。准备接受新的任务。

馬秀兰：（跑上）小刘，小刘，我們女工队已經开到江对面山坡上去了。

刘子青：什么？已經开上去了？对面山坡太陡，这不是你們女同志干得了的呀！

馬秀兰：怎么？你瞧不起妇女？

刘子青：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說工作太危險，你們應該特別注意安全，服从指揮！不能違犯操作規程。否則，我立刻把你們撤下来。

馬秀兰：好，这个沒問題。

刘子青：还有，你們干活的时候可不能吱吱哇哇地乱叫。

馬秀兰：那有什么？大伙高兴唄！

袁 正：嗨！你們高兴，弄得我們心惊肉跳的。还以为你們出了什么事故哪！

馬秀兰：那只怪你們胆小！（下）

袁 正：小刘，我们的工作……

刘子青：你先回去，我馬上就来。

〔刘子青进指挥部。袁正欲下，秦玉合上。〕

秦玉合：（背着大竹篮子）小伙子，雨季快到了，你们突击队可得把吃奶的劲使出来！要是稀哩嘩啦下个十天半月的，就不好整啦。

袁 正：没关系，离雨季至少还有个把月。赶老天爷尿尿的时候，说不定我們已經坐上火車旅行啦。

秦玉合：嗨！这几天人就象蹲在蒸籠里了，悶热悶热的，逼得人喘不过气来。我看这就不是好兆头。

袁 正：秦大伯，你光說些丧气話！

秦玉合：不管丧气不丧气，反正你们突击队可得鼓把劲，要不，大伯就把你们扔在屁股后边啦。（二人笑着同下）

〔刘子青走出队部，望着他們的背影滿意地笑了。章珍穿着花布上衣，藍布工褲，統靴，盤着大辮子，手提帆布包急急而上；后面跟着拖泥帶水的常飞，他挟着水平仪架，提着小背囊。〕

章 珍：（热情地）小刘！

刘子青：技术員同志們！接軌的日期不远啦。怎么样？該你們露一手了！

常 飞：（諷刺地）这就要看你这位大組长的指揮啦。

刘子青：我只能猛冲猛打，真正的技术工作，全靠你們哩！赶快冲锋吧！同志們。（笑嘻嘻地下）

常 飞：（向小刘的背影唾了一口）呸！德行。

章 珍：（奇怪地）你怎么啦？常飞。

常 飞：（急掩飾）嘿嘿，沒啥，沒啥。

章 珍：（看天）快走吧，太阳已經冒紅啦。

常 飞：忙什么……

章 珍：你这人呀，老这么磨磨蹭蹭，拖泥帶水的……

常 飞：（神祕地看看周圍）小章，你对我工作有什么意見？

章 珍：（不耐煩地）你是怎么搞的？老跟在我后边 征求意见。我是你的意見箱？

常 飞：（張口結舌）……咱……咱們互相帮助进步嘛。嘿嘿！

章 珍：唉！你呀，你呀！咱們第九工程队要向党的生日献礼，爭取“七一”接軌！大伙心里就象装上了一团烈火，早上班晚下工，热火朝天地扑在前面。可你呢？你的心就跟石头一样，冷冰冰的穷磨蹭。

常 飞：嘿！穷磨蹭？整天扛着（指水平仪架子）这玩艺儿，跑前跑后，过河爬山的，腰杆子都快要挣断了！还是穷磨蹭……

章 珍：你就是这股子勁。閻队长腿肚子上还帶着顆子彈哩，你听見他說过一句累沒有？（生气）咱們是来建設的，不是来享福的，你知道不？

常 飞：（嘲諷地）哈哈，知道。你不是負責这門工程，

就是負責那門技術指導，現在又負責橋梁工程。

我呢？老瞪着一只眼睛量高低……所以呀，人人都羨慕韋珍！對於常飛，哼！（作了一個自卑的動作）掛口不提。

韋 珍：積極工作的人，才能得到榮譽！

常 飛：其實，我常飛也沒閑着打哈哈。

韋 珍：哎，快走！快走！

常 飛：（失望地）走——（慢慢地背東西）

韋 珍：（幫他扶正背囊）往後別這樣，要多向老干部和工人們的幹勁學習。（扛起水平儀架）走吧！

常 飛：咱們邊走邊談。小韋，你是不是對我有意見？

韋 珍：（无可奈何地）哎！你呀，你呀……（扭頭而去）

常 飛：（隨後追去）小韋，小韋！（下）

梁 建：（從隊部辦公室走來，黑封着臉，氣呼呼地）哼！扯皮，一年四季老扯皮！（將便帽狠狠地摔在石頭上，嘆氣地坐下去）

〔唐克強、橋工隊王指導員、王篤、周學海隨在其後追過來，爭先恐後地向梁建高聲吼着。〕

唐克強：梁副隊長，你說咋辦？安全檢查員說我們的勞動保護用品不齊備，硬要我們停工。沒法子呀！我東奔西跑地去找材料員，求爷爷告奶奶，好話說了几大車，你听，他只說了一句“沒有”！就算把問題解決了。梁隊長，你開開恩！給我們批几

·双膠鞋……

王指導員：是呀！梁隊長，我們橋工隊的膠鞋、手套的確不夠用呀！

王 篤：（搶過去）梁隊長，你早就知道：明天我們的工程要是完成不了，人家發包單位罰款事小，影響“七一”接軌事大呀！請你無論如何批給我們一些小鋼軌和土斗車。即是一點也行！

周學海：（推開唐、王二人）嘿！你們這還算得上急事？閃開！閃開！隊長，听我說吧。基建局的老張，驗工計價的時候，盡在雞蛋里边挑骨頭，老找毛病。扣住我們十萬元，任憑你瞞頭作揖也罷，好說歹鬧也罷，反正不給。你想，這筆錢若是撈不到手，下半月的工資就沒法開支，難道讓工人們把嘴吊在二梁上喝西北風？

梁 建：（生氣地站起來）哭窮！哭窮！整天哭窮！去！你們自己想办法。

眾 人：（面面相覷）自己想办法？

梁 建：自己解決！（欲下）

唐克強：（急了）我們自己若能解決，干嗎要找領導呢？

梁 建：常年叫苦，你們就知道叫苦！

周學海：（不滿地）一開支就是萬打萬，錢是硬頭貨，這能叫叫苦嗎？誰也沒有几七几八的腰包貼上。

梁 建：（大怒）誰叫你貼腰包啦？你說，誰叫你貼腰包啦？看看你是啥態度！

王 篤：你先甭生气。梁队长，你說我的問題怎么解决呢？誤了工期可不行呀！

梁 建：队部有分工，我是管安全工作的，不管这些事。

周学海：你是副队长，你不管叫誰管？

梁 建：（瞪了周一眼）老闆是正队长，又是党委書記，找他去！哼！（气凶凶地下）

〔四人同时怔在那里……

王 篤：这……梁队长怎么啦？

周学海：（沒好气地）什么怎么啦？官僚主义唄。

王指导员：梁队长从前可不是这样，誰不知道他的干劲猛！

王 篤：是啊！他是全軍有名的老先鋒，办事干脆。

周学海：“山不轉路轉，天不变地变”，变了唄。

唐克强：他确实变了，工作責任心太差了。

王 篤：对同志的态度也变的坏起来啦！

周学海：黑封个臉，就象誰欠他两毛錢一样！

〔閻兴拿着安全帽从工地上回来。

唐、王、周、指：（一拥而上）閻队长，閻队长……

閻 兴：好啦，好啦，不要咋呼啦。剛才我到你們工地上去看了一下，你們需要什么，我心里有底。該解决的馬上解决！

唐克强：（从衣兜里掏出了条子）只要你給我把这張条子一批，一河的冰就解啦。

王 篤：我需要小鋼軌和土斗車。

周学海：我最大的困难是錢！

閻 兴：好吧！一同到队部找梁队长合計合計。

〔梁建从去的方向返回。〕

閻 兴：（热情地）老梁，來合計个事。

梁 建：（煩躁地）把头都扰昏啦！我簡直連自己姓啥、
为老几都不知道了。

〔設計工程師上。〕

設計工程師：閻队长，剛才我路過便橋，看見橋上的運輸
情况空前繁忙，最近几天通过的車輛比平时增加
一倍还要多，你看是不是派两个人專門負責檢查
修理。另外，橋上的路灯太少，这也影响夜間運
輸的。

閻 兴：便橋是我們第九工程队的命根子，我同意你的意
見。（对指導員）王指導員，从你們桥梁工地抽两
名有經驗的老工人，負責檢修便橋。另外，刘工
程師，你去通知电工队，叫他們馬上給便橋上增
加路灯！

設計工程師：好。（下）

李 实：（在內喊）閻队长——

唐克强：（看）是工会主席。

閻 兴：（看）对，是他。

周学海：（向內）李主席，閻队长在这儿。

〔李实同刘子青上。〕

李 实：好家伙！你們都在这里，让我好找。

閻 兴：有事嗎？

李 实：（激动、慷慨地）咱們工程队的伤亡事故，摆了一个星期不作处理，太不象話了！明天，上級要派人來檢查事故的經過情形，不能再拖了，对这件事有关的人員如何处理，咱們党委得拿出个主意來。

梁 建：（瞪了李实一眼）嗯……（坐在石头上，向江中扔小石子。閻兴坐下去，右手拿着帽子，左手輕輕地搓下巴……）

李 实：人命，这是人命啊！閻队长，我們不能不对人命負責任。

閻 兴：这件事討論了好几次，一討論就頂牛，你們又不是不知道。我表示态度：無論給我什么处分我都接受。

梁 建：哼哼！你真大方，說的比唱的还好听。照这样，我們把一切处分都背上，將來我們每个人的档案材料用三条毛驢两匹馬也馱不完，說不定还得用汽車拉火車載呢！

刘子青：确实也太不象話啦！两个工人丢了命，管安全的領導人連个檢討也懶得写！監察机关若是要我們的領導人負刑事責任，我就投贊成票。

王、唐：（齐喊）我也投一票！

周学海：要是允許，我投双份！

梁 建：（猛一下站起来，“啪”一声揪斷了柳条子，一把掙掉。

叶子，把刘子青上下打量了一番）啊……知道，我是你眼中釘，哼！我蹲了法院，丢了党籍，你心里就舒服啦！小伙子，实对你说：有人負全盤責任哩，刑事处分輪不到姓梁的头上！（气冲冲地欲下）

閻 兴：（呼地一下站起来）老梁……

梁 建：（扭轉头对刘子青）哼哼！心倒不輕呀！就是我姓梁的垮了，你刘子青要爬上这副队长的位置，还显得过早。（用柳条狠狠地抽打着两旁的石头与杂草，揚長而去）

〔在場的人，都看着用手紧紧搓着下巴的閻兴发怔……

（幕 落）

第 二 場

〔当日的深夜，景同第一場。天上浮动着几片稀拉拉的烏云，星星眨着眼儿，月亮时而鑽进云层，时而露出云外。虽然已当深更夜半，工地上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战斗！嘉陵江的江水流得嘩嘩响，猛烈地冲激着江岸，激起了浪花。电灯光照在江面上，形同一面无边的大鏡子。

幕 启：梁建渾身无力地坐在树下石头上，面对着嘉陵江 鬧心思……

梁 建：（悲觀地）哎！难哪！难哟！……做一个人可真不容易呀！唉……哼！多少年来不分你我的老朋友，也会突然变得虛情假意起来！老閻呀，老閻